

星河文丛

李小猫 著

感时集

GAN SHI JI · GAN SHI JI

恼人的雾 / 螺丝钉
狗娃印象 / 煤渣主任
谷仓告状
东方亮的罗曼蒂克史
活气 / 生路

中国文联出版社

感时集

感时集

感时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李小猫 著

星河文丛

感时集

GAN SHI JI · GAN SHI JI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时集/李小猫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2
(星河文丛/童岭主编)

ISBN 7-5059-3618-2

I. 感… II. 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817 号

书 名	感时集 (星河文丛 共 8 册)
作 者	李小猫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胡玉兰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061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618-2/I.2772
全套定价	106.00 元
本册定价	1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 ● ● ●
恼人的雾 / 螺丝钉
狗娃印象 / 煤渣主任
谷仓告状
东方亮的罗曼蒂克史
活气 / 生路

美的诱惑（自序）

不久前见到了一位阔别了30多年的女同学，见面不久，她便单刀直入地质问我，还记得你打我吗？我说，抱愧，抱愧！她说，你那时还好拧女同学的腮帮子，严格地讲，应算作调戏妇女。我愣了，一时语塞。

我一点也记不得拧女同学腮帮子的事，把调戏妇女的罪名硬加在10岁的我的头上也未免过重。但我也没有否认这件事，因为，此后一年，我发现一位女同学的腮帮子很好看，并常常想这个腮帮子。那时还不知道“粉脸儿吹弹的破”、“秀色可餐”等词句，只是一种朦胧的对美的向往。当然，后来有过拧女孩子腮帮子的行为，那已经十九、二十岁了，不邪恶，不凶狠，纯属欣赏性的举动，没遭到女孩子的反对，就多拧了几次，被多事的音乐老师发现并当场呵斥我调戏妇女，我害怕了，或者说认识了事情的严重性。此后，任“粉脸儿吹弹的破”再诱人，也不敢再出手了。

文学艺术其实是一种诱惑。它帮助人们认识、理解、升华生活中的美。记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头几年，一位朋友神秘地请我看“黄色挂历”，我一看，原来是西方的人体油画。我被那辉煌的画面震颤了，久久不忍释手。原来，人体的美（尤其是女性人体的美）才是无以伦比的真美、大美、绝美。

直到九零年左右，我才通过省作协一位同志的帮助，买了一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这是我首次读到的、用颂歌的笔调描绘人类

性爱的澎湃与辉煌的杰作。它指导人类怎样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生活(包括性爱)。

我大概是从13岁开始阅读文学作品的。那刚好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可读的书少的可怜,同学之间便互相借阅。也正是文学使我这个顽童从愚昧、野蛮走向了文明。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声讨”我。文学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我直到今天。很少有哪天不读书,只是读的很杂,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到外国文学名著。因为搞了10年专业戏剧创作,又读了大量的中、外戏剧名著,直到1991年到鲁迅文学院第7期作家进修班深造,才开始试探着写小说。首篇小说处女作《恼人的雾》就是在“鲁院”学习时写的,并在1992年第2期《当代》上发表。当有人说我起点高的时候,我便也随意调侃一句:功夫在小说之外。

我至今仍认为自己不是个“文人”。文人,以文为生的人,咱根本不够格。15年前,我的一个本家姑夫曾经用“猎奇”两个字评论我的创作,当初我很是接受不了,如今回过头来看倒很是切确。中国之大,世界之大,文学之大,咱算哪一点水?因此,尾巴始终夹的很紧,连上街走路都是遛墙。这倒不是说咱就不写了,世界有世界文学,国家有国家的文学,咱一个小县里也有自己的文学。文学这根“管子”尽管是世界相通的,但通到咱这儿它便变细了。一个县城文学的“管子”也许通不到外边去,但在本县内倒还有它的份量。我给自己界定为“准文人”、“小文人”,这样就可以大写、特写了。一是想写啥写啥,二是让写啥写啥。在县级文联混日子,能混到什么都能写,大家便会觉得你很有用。否则,你非憋着劲儿要当个“大文豪”,或者摆专业“作家”的谱,怕是没人喝你这一壶。

这辈子写的东西也不少,能称作“文学”或者“文艺”作品的自己也不知道有几个,或许一个也没有。半前年翻了一下档案,发现早期发表的一些作品大部分只剩下一份了,心里便有些发慌。好歹

是自己生的“孩子”，有些还曾经在社会上引起过一点反响，真要丢失了也心疼。恰好山西作协要组织一套“星河文丛”，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便挑自己还算满意的编了两本集子。一本是《留痕集》，收的是报告文学，戏曲剧本；另一本便是这本《感时集》，收的是小说、散文、诗歌。不敢奢望有多少人看，留芳百世的想法早已沉淀为“混日子”，只是给自己收点资料。或许以后孩子、孙子会拿着我的集子炫耀：我们的先人是作家！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 录

美的诱惑(自序).....	(1)
---------------	-----

小 说

恼人的雾.....	(1)
螺丝钉	(22)
狗娃印象	(35)
煤渣主任	(49)
谷仓告状	(61)
东方亮的罗曼蒂克史	(73)
活气.....	(116)
生路.....	(162)

散 文

不尽“东风潮”.....	(214)
我想回家.....	(223)

习字情结·····	(229)
不惑之惑·····	(232)
“嗨！快起床去赚钱哟”·····	(234)
文明儒雅的老虎·····	(236)
三月樱花怨春雨·····	(238)
《西边的太阳》的画面美·····	(240)
欣喜栗老集河阳·····	(242)
望着“现代人”的门槛·····	(244)
不屈的未名女人·····	(246)
继续当我的“杂家”·····	(248)

诗 歌

归情·····	(250)
忆清明·····	(251)
傲立太行·····	(252)
游珏山·····	(253)
怨冬雪·····	(254)
颂春雨·····	(255)
遥思舜王坪·····	(256)
白马寺遐想·····	(257)
诗说·····	(258)
故乡行·····	(259)
咏秋·····	(261)
家有爬墙梅·····	(262)
太行南·····	(264)
乡集·····	(265)
争斗与友谊·····	(267)

纤夫与富豪.....	(268)
元旦随想.....	(270)
农民的足迹.....	(271)
告真诚的失落者.....	(272)
游泽州旅游景点(杂诗五首)	
1、东四义东风湖印象	(273)
2、二仙庙神像头颅被盗有感	(274)
3、锦秀公园观感	(274)
4、南山观鱼	(275)
5、观府城关帝庙石柱有感	(275)
今天,我为母亲美容	(276)

恼人的雾

小村的雾有路。大清早，天蒙蒙亮，村前的大沟向西二十余里处望去，那儿有条被无数个山头 and 山梁遮掩着的大河——沁河，一道浓密、雄浑的雾龙从那里升起，弯弯绕绕几十里长。雾龙翻滚着，升腾着，顺着那条大沟缓缓地、遮天盖地的向小村驶来。一个个山头被吞没了，一道道深沟被遮掩了，那些依偎着大山的星星点点的狗卧式的山庄也一个个消失了。

大雾吞噬了小村西南的小尖山，只留下了小尖山山顶的石寨。大雾在村前的大沟里无声无息地荡漾着。

雾浪在拍打着石寨，冲击着小村，渐渐地，天地浑然一体。

沁河终于疲倦了，满足了。雾中的太阳渐渐显出娇媚、红艳。雾开始浓缩，集结成块状，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向山头拢去，恋恋地离开山峰，行向蔚蓝蔚蓝的天际，飘走了。

外边的人说小村的雾很美，美极了。小村的人倒没觉出。

雾带给小村的只有灾难。

“放出牛来吆！”
岭上传来这粗犷的吆喝声，划破了小村的宁静，小村喧闹起来了。男人、女人的喝牛声，牛栅的关闭声，牛羊欢愉的叫声和叮叮

咚咚的牛铃声搅在一起，时而混沌，时而清晰。

合作化时，土地、农具都归了公。牛本来也应归公，只是小村没钱修牛圈，便分到各户喂养。集中使用，集中放牧。山堆从十三岁当牛倌，当到今年二十三岁了，当的有滋有味。他喊了十年“放出牛来吆”，一点也不厌烦，不把牛集合的一头不少，他决不停止吆喝。

“咳，憨堆！还喊啥呀？你这兄弟姐妹不全都出来了吗？”站在西头院门口的羊蛋戏弄地说。

山堆没吭气，对羊蛋翻了几个白眼。山堆的白眼珠本来就大，仿佛永远都在对人翻白眼。最近，他特别反感这个“憨”字。所以，当有人喊他“憨堆”时，他便把白眼翻的更大。

山堆其实并不怎么憨，只是看上去傻乎乎的。上小学时，他靠着数手指头算加法，当指头不够用的时候，他就犯愁了。同桌的羊蛋戏弄他，让他把脚趾头也算上，他倒真以为这是个好主意，便很认真地数起来，数得满堂大笑。老师哭笑不得地感慨着：“山堆呀山堆，你真是个憨堆呀！”从此，他便成了憨堆。

这个傻大个儿头脑迟钝，嘴自然跟不上。一个“憨”字把他压住了，压得他闹不清自己究竟憨还是不憨。和同伴们一起耍时，根本轮不上他说话，他也懒得说。当上牛倌以后，出坡前喊“放出牛来吆”，回来时喊“牛回来了吆”，其他的话就用不着了。一个人在山坡上和谁讲话呢？

怨不得山堆话少。

山堆的箩头很大，大得可以蹲进一个大人去，是全村最大、最深、最结实、最显眼的。农忙时，山堆、羊蛋每天要参加半天集体劳动，当然是干担挑的活儿。小村除了有一条又瘦又陡的牛车道通向公社那条又瘦又陡的牛车道以外，再没有走车的道了。送粪有定额，每人一晌七担。山堆担的多，跑得快，半晌多便干完了。羊蛋便鼓捣山堆，说他数错了，还差两担。山堆冲羊蛋翻白眼，顶多说一句

“你大还不知道”。这时，队长便说：“堆，别理他们。人都是害病死了的，谁是累死的。俺孩儿再担两担吧！”山堆听了这话心里很感动，便再担两担。羊蛋一伙青年人便兴高采烈地给山堆喊号子：憋堆，快跑！憋堆，快跑！

山堆多担也就多担了，体现不到工分上。怪不得羊蛋他们说憋堆。

山堆不愿意人叫他憋堆，叫的人便渐渐少起来。只有羊蛋一如既往地叫。山堆好不恼火，无奈自己口拙，无法还击羊蛋那种嬉皮笑脸的软攻势，只好对他翻白眼。

“喂，憋堆！”羊蛋依旧嬉皮笑脸地指着自家养的母牛说：“照顾好你姐姐，她可给你怀上外甥了。”

山堆气恨恨地半天没想出一句话来，便抡起鞭子狠狠地打了那条母牛一下。母牛受惊，猛地蹿跳了几步，牛群顿时一片骚动。

“哎呀，你敢打你姐呀！”羊蛋慌乱地喊着。一个牛犊顶六十个工分，一个工分一毛多钱呢。

“打你妈了呀，你心疼？”山堆终于憋出了一句。

“你……”羊蛋怔住了。

两个月前，公社举行革命歌曲比赛，村里很是喧闹了一阵子。临参加比赛前，贫协主任突然灵机一动，要在歌曲的结尾一句“革命的大旗贫下中农扛起”时，让一个人举着大旗大踏步地绕合唱队一周，把歌曲推向高潮。在酝酿人选时，羊蛋第一个推举山堆。本是戏弄他，让他当众出丑。谁知贫协主任竟然真的选中了他。山堆从来没有出人头地过，连参加合唱都畏畏缩缩，如何敢当此重任。贫协主任神色庄重而又严肃地说：“你家是五代贫农，这旗你不扛谁扛？”这话很奏效，山堆的兴致被激发起来了，当场举着大旗走了几次。大家都说山堆走的好，走出了五代贫农的气势。比赛夺了名次，山堆扛着大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村里。羊蛋心中暗自好笑。

前段时间，山堆的爷爷张罗着为山堆说媳妇，这事给羊蛋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尤其是女方来山堆家相亲的那天，羊蛋的心几乎提到了喉咙眼上。直到听到女方连饭也没吃就走了的消息，羊蛋才把心放回肚子里。他对自己的婚事信心不足，恹恹的家境，母亲下世前欠下的外债，结婚所需的钱财，还有这连水都吃不上的鬼地方，给自己的婚事造成了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他认为，假如他娶不上媳妇，山堆就更没希望，更不应该娶上媳妇，除了家庭出身，山堆哪一样比得上他呢。

事后，他兴灾乐祸地嘲弄了山堆好多次。山堆只是狠狠地向羊蛋翻白眼。

望着山堆那恶狠狠的目光，羊蛋明白了：山堆记仇啦！

“怎么，想打架吗？”羊蛋威胁着。

“哼！你试试！”山堆毫不示弱。

“什么，你想试试？！”羊蛋冲动地从台阶上跳下，飞起一脚向山堆踢去，不料，那不争气的穿没了后跟的破布鞋却飞掉了。

“别他妈的以为你是贫农的儿子，老子就不敢揍你。有种的咱们中午到石寨里见！”羊蛋一边捡鞋，一边吼叫着。

“去就去！”山堆扔下这句话，赶着牛群走了。

“今天饶不了他！”羊蛋恨恨地想着。

二

小尖山上的石寨是小村人孩童时的世界。这里有捡不完的螺丝钉似的蜗牛壳，山高父母远，孩子们可以尽兴地玩耍、打闹，在村里犯了口舌的男孩，可以来这里决斗。

谁也说不清石寨是哪朝哪代修筑的，作什么用的。在一个突兀的峰巅上，用五尺厚、一丈高的石墙将山峰圈起来，约五十亩大小。正中间是一座座石砌的房子。房顶早没有了，残垣断壁和房内的火

炕却还清晰可辨。围绕这些房子的是平缓的绿草坡，间或有一些荆棘、灌木。

石寨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村里也没有任何有关石寨的传说。

石寨是个谜。

羊蛋把羊群驱赶到石寨下面一个向阳的山洼里，那里小草茂密，地势严实，羊群一时不会走散。然后便攀向山顶，钻进石寨里。

他在寨子里绕了半个圈子，仍没有找到山堆。突然，他耳旁响起一种苍老而又颤抖的说话声。他机警地蹲在一堵矮墙后，寻找着那个声音。

是“老童子”。

只见他半蹲在那座用石块和泥巴垒成的坟丘面前，一双枯柴似的手正在抖抖索索地揭取糊在坟丘透气孔上的纸。那和善、苍白而又满是皱折的脸上，一扫往日的凄苦，昏黄的眼睛里透出一种神圣的光芒。

“兰兰，天热了，我来给你撕掉透气孔上的纸，让你凉快凉快。别怕，我记着你呢，秋凉了我再来给你糊上……”

羊蛋明白了，“老童子”是和他五十年前“冥婚”的妻子说话。他差点笑出声来。

六年前，羊蛋从“老童子”手中接下了放羊铲，也接下了“老童子”口中那唱不完的山歌。“老童子”交铲时只说了一句话，“羊蛋，换换铲把吧，这是根黄连木的。”羊蛋望着“老童子”那奇怪的神色，慌乱地应了一声，事后并没有照着去做。油光锃亮的铲把，多好呀，黄连木不是最结实的木质吗？

“老童子”有七十多岁了，是一个终身未沾过女人身子的人，加上人缘好，很受村里人的尊崇。“老童子”本不该打一辈子光棍，小村的光棍也本不该有这么多，要是小村的寡妇愿意再嫁人的话。村

口竖着一块碑，是清朝的一位知府立的，上面写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村里的寡妇们便再不嫁人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义无反顾地坚守着，害的那些光棍们也同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尴尬地耗着。小村村风甚好，从未发生过有伤风化之事。这是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

羊蛋和“老童子”算是有师徒之谊的，他不想让“老童子”发现他窥见了“老童子”的隐秘，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石寨。他只觉得好笑，为一个死掉几十年的女人透凉呀，保暖呀，有什么用呢？这个古怪的“老童子”。

他向羊群走去，突然发现有人正在替他放羊，他仔细一看，是他爹。“怪事，我爹怎么来了？”他急忙迎上去。

“你回家去吧！”

“爹，我是去……”

“你姑姑来了，她给你说了门亲事。”

“啊！”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把羊蛋惊呆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别嫌人家好歹，咱嫌不起。你回吧！”

“嗯，嗯！”羊蛋忙不迭地答应着，撒腿就往回跑。

走在平坦而又空旷的山梁上，羊蛋的心惬意极了。总算要订媳妇了，他要成家立业了。今后，他将离开那个光棍群，过一过那种牛郎织女般的甜甜蜜蜜的生活了。白天和媳妇一块下地劳动，晚上和媳妇在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他娘的，这才是人过的日子。这样活几天，也不枉来世上一场。他想着想着，失声笑了，定了定神，竟放开嗓子吼起了山歌：

想亲亲想的俺手腕腕软，

——哪呼咳！

拿不起筷子端不住碗，

——哪呼咳！